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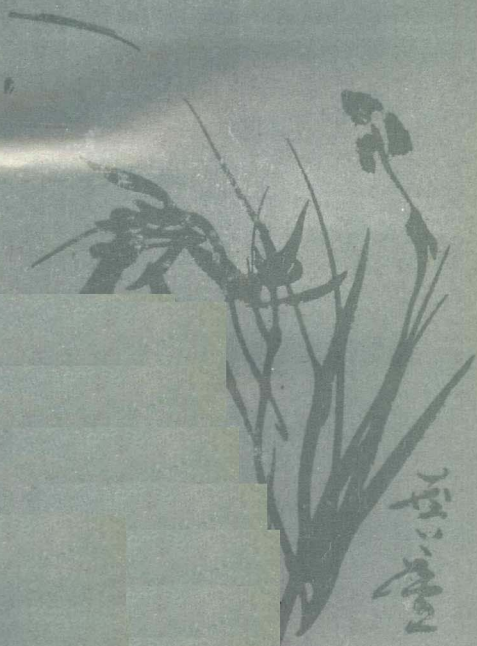
彼岸

清子/著



1227
512
淫樂

清子



清子



淫樂
清子

(京)新登字 04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涅槃/清子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3

ISBN 7-5080-0229-6

I. 涅… II. 清… III. 诗歌—中国—当代 IV. I 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1517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先锋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25印张 120千字

1995年3月北京第1版 1995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2400册

ISBN7-5080-0229-6/I·426

定价:19.00元

自序

何必问

我是谁

正在你面前展呈——

这袖珍的世界

流淌着生命的真情

诗、我、墨迹

愿去我散我淡忘的人回美

若这诗魂

长于短于的
是即史中

撑起你心弦的一丝悸动

亲爱的朋友

从此

我的心便不再孤独

您来了

我听到雷霆的足音

请接受孩子的贡奉

——题记

序 言

骆寒超

大自然

活力着我

人类灵魂的宏伟誓言

从悠远的苍冥

龙卷成呼啸而来的轰鸣

.....

这是我从《涅槃·永恒的热爱》中扎出来的句子。面对这些“人类灵魂的宏伟誓言”式的诗思，清子嘱我写序……

六年前，我向《江南》编辑部推荐了清子的几首诗，并写了一篇评论。我不认识作者，但对“清子”这个陌生的名字寄以期望，因为，我从她的诗中感到作者是站在历史与现实相交迭的制高点上去感受生活的，因此激发出的诗性，历史背景与时代氛围很强，诗境也就显得深沉。诗是从作者心灵流淌出来的。诗，应该是自我抒情的。问题是，自我必须是民族行列中的一员，自我价值、生命价值，必须与民族的振兴、人类的伟大运命融为一体。清子正是从“自我”境遇出发，对历史与人生作了反思；从“自我”感怀出发，对时代和生活作出赞美。这种“自我”便不仅限于个体，而有了民族感、时代感、甚至人类感，因此，诗作真切而动人。

以后，我陆续收到清子的作品，直到面对这本诗集了，上述的感受益发鲜明、突出而强烈。因此，当清子请我写序，我也就义不容辞了。

作为 20 世纪“盗火者”的传人，清子和她那一代人是在我们共和国的红旗中成长起来的。可以说：从牙牙学语起，人类的命运，民族的解放、人之为人的尊严，就已成为她与世界对话时最具体的内容。诚如《摇篮》等诗是所唱的，她那如梦一般的摇篮是用“土窑旁的山丹丹花”、“断垣下死亡的硝烟”和“雄狮驰骋疆野的传奇”编织成的；她那精神生命体能受到滋养而完形，靠的就是“吮吸地液”。所以每读这一卷诗，总使我深深感到在清子的诗思里，湍流着对真理的虔诚和对生命的热爱。

像许多遭受过荒谬历史折腾仍能保持“虽九死其犹未悔”之心的人一样，清子在这卷诗里，对文革十年演出的那场悲剧，作了相当深刻的社会反思。这一类诗作大多能从悲慨转向昂扬，调子十分悲壮。这种“转向”之力来自何方呢？一方面，来自革命前辈们在这场大悲剧中气贯长虹的革命情操的激励。《痛苦之力》中这样告诉我们：父辈的坚贞精神是一股巨大的力量：“伟大的灵魂/必顶戴伟大痛苦的棘冠”，“那怕血光喷溅/也是释放强者无畏本色的烈焰”。全诗就在这“烈焰”中烧毁了哀思，燃亮了慷慨激昂。再一方面，来自清子在解剖这场悲剧时找到了历史发展自身的逻辑，使她强化了生存信念。长诗《生者与死者》之所以具有如此震撼人心的诗力，除了抒情对象本身的特殊内涵以外，更在于清子通过今昔对比的抒情，悟到了一个真理：“时代以白昼的语言宣判/蔑视历史的/终将被历史蔑视。”也懂得了生命在庄严的祭

坛上，生与死总处在如下的辩证关系中：“死 永恒凝重的黑色静穆/生 涌动接续的世代海潮。”正因为抒情思路有着这样的把握，我们的诗人才无惧历史长流中一个个涡漩，一阵阵骇浪，昂昂然向人们呼吁：“每个生命都是神圣的/请珍贵活的权利和义务”；当哀悼过“长眠的先民”后，去“托起又一个沾满露水的清晨”。是呵，唱尽祭歌是为了策励人们更好地去为今天而战斗；安魂曲和英雄交响曲出现了多么动人的协奏。

值得指出：从血雨腥风的十年挣扎过来进入阳光灿烂的今天时，清子和我们这一代人一样，心灵上的悲剧感一时间是难以泯灭的，加之她天生是个自我投入型的抒情个性，因此这卷诗里那些社会反思之作，创作主体和抒情主人公几乎是合二为一的；清子既是人妖颠倒时代的见证人，又分明扮演了受难者之群中的一个角色。所以，她那悲慨壮烈的抒情，特别具有感受的真切性。

《渴求》一诗最能显示这种真切性。诗篇中的“我”被象征为困锁在戈壁荒滩的一条清流，在绝望地呼喊：“不/我还没有到达/浩瀚澎湃的自由之海/不能就这样告终！”于是拼出最后一丝血泪，“爬，苦苦地爬去！”这种融合奇异的想象而推出来的、被清子看成“生命的活力”的精神，何等悲壮！在《海岸》一诗里，她还进一步展现出人类决不迷茫于历史所“加剧的辛涩节奏”，深信：“深海的眼在燃烧/鳞色闪烁/流动的力迸发极乐/化作海上日出/铺开全部的纯净、灵气和光焰/映照天地。”请注意这里的“流动的力”，我以为可以理解为在伟大的真理催发下民族不断更新，或者自我不断更生——这一历史进程的内在“基因”。

清子正是凭着这种历尽炼狱之苦才升入净界的生存感受，终于又完成了一首作全面反思的诗——《珊瑚的梦》。这首诗以珊瑚作象征体，象征着富有“原始沸汤的神韵”的“自由魂”。由于历史在某一阶段上的荒谬，虽使“每个毛孔都蓄满苦涩/却死不瞑目/每枝桠杈都负累重荷/宁折不卑躬”；可喜的是时代在蜕变着，个人命运也在蜕变着——像珊瑚蜕变成更顽硬的礁岩一样。因此，“珊瑚”将会有“一个伟大而神圣的诞生”；之所以如此，乃是这诞生实属父辈“骨质的复活”。我觉得注意一下这样的意象是必要的：从生物本体的联想中暗示出来的乃是我们人民——也包括清子自己，对真理之路的确信。

总之，社会反思与人生反思从《涅槃》中显示的“诗力”，我以为可以看作清子创作这卷诗的逻辑起点。唯其如此，才使她还能进一步扩大并深化抒情天地；而我们也才能在这卷诗的其它篇章中，听到清子对使命感、意志力和人格美的讴歌。

《涅槃》以富有阳刚之气的诗歌格调，传达了人们对真理人生的追求。众所周知：真理人生的核心当是为人类的幸福、民族的解放而奋斗，而《涅槃》的主旋律就在于清子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作既昂扬又不免焦灼的抒情。这使我想起《启示》一诗。她拿火车作抒情的对象。在作了一连串历史反思后，情绪一转变为高亢，民族使命感油然而生，要拉响“神圣的汽笛”去“呼唤生命的涨潮/再造苍老的民族”，“锻造一个真实的伟大”。在《棘之实》中，她更以荆棘作为象征，说在“千古大幕下”阅尽了“沧桑浩瀚的卷帙”后，要捧出一颗“赤子之心”，“呼吸莽野的雄风/裸露大真的锋芒/去挑

起每一个晨曦。”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清子歌颂的民族使命感已升华为可贵的献身精神了。我还深深感到《涅槃》里的这种使命感和献身精神，不但不矫揉造作，情绪也不架空。读《亿万载滚滚烟波》，真有浩浩长风回荡心胸之感，特别像如下的诗节：

把现代的缰绳
套住恣悍的波涛
奔放出
钢铁情感的造型
电光想象的焰火

把广东三江现代化水电资源的发掘写得多有气魄，又多么形象。说真的，读着这样的诗篇，能不感受到清子胸臆中那股巾幗豪情吗？

这股巾幗豪情还总和意志力牢牢结合在一起的，这使得《涅槃》里不少篇幅读起来沉甸甸的，颇有份量。抒情长诗《不是寓言的寓言》就特显份量。诗篇对一只用作神庙砥柱的千年大龟发出了感叹。在漫长的岁月里，大龟无声地吞咽着“饥饿、窒息、重压、孤独”，用身躯去支撑虚伪的庄严，却也在含辛茹苦中“提炼更冷峻的清醒”，以“坚韧搏动的肌体”去“啜饮泥土苦涩贫瘠的乳汁”，在黑暗、腐烂和死亡中“争夺生存之隙”，为“探寻重归世间的机遇”而不惜忍辱负重。等那一天神庙终于倒塌，这只“背负着深陷的柱基烙印”的大龟终于自由了时，它却“没有宣言/只是沉稳有力地/一步步向前爬去”。这一个至刚毅的象征形象有一层精神洁

光闪现着，给人以生命的成熟感。这令人想到：我们的当代诗歌实在太多了一点角色化的抒情了。一旦英雄的崇高形象成为表演的角色，人的真切味也就大打折扣了。第三代诗人之所以对朦胧诗发出反崇高的挑战，大概就出于这种审美逆反心理。可喜的是这首长诗冷处理式的结尾，倒更能显示结实实的斗士意志，给人以悠远的韵味。

如果说使命感来自于一个人对真理人生的追求，意志力来自于理想境界的高远，那么人格美则来自于立身处世的道德情操。读《涅槃》处处可见人格美的光采。《风的剪影》里矗立着一个“挺直脊梁”生命的不屈形象：“人/当有自己/沉甸甸的尊严/怎能任凭风/随意裁制/哪怕被命运的风暴/撕成一条条失败/也绝不作风的剪影/情愿像普罗米修斯/就将这“人”形钉在峭壁 风干。”请注意最后三行，多富有独立自主，正风昂然的人格美。这种人格美是和使命感紧紧结合在一起的，在《涅槃》里共同完成了一支人生交响曲。《恒星之子》里的抒情主人公则是在追踪自我价值、独立意志中显示出人格美来的。全诗在浓郁的气氛渲染中，推出一个“你有过自己吗？”的发人深思的提问。清子歌颂一颗能“摇撼宇宙场”的陨星，它不靠“遗荫”，而只凭“自身生命的真实烈焰”去“独立放歌”，可说相当真切地象征出了人格独立的神圣。在《生者与死者》里，她对“偷窃祖辈的折光/装点炫耀的头饰”显出不屑一顾的神情，也是出之于这一抒情思路的。尤其是《萤火虫》，这是一首抒唱自我生命价值极好的象征诗，它具有一份心灵的真实，如下面的诗行：“每一次热情而深沉的呼吸/都从心灵真诚吐露出/晶莹的光之诗/不论是否进入/哪个角度的视野/今与昔 人或兽/鬼火 渔火/它默默/放射

着自身特质的光。”可以说这是人生的真诚与人格的尊严所作的一场情感交融。

清子诗中的人格美还体现为对人性作至真诚与高格调的抒唱。这在《涅槃》的一批情诗里有很生动的显示。歌德说得好：“青年男子谁个不善钟情？妙龄女人谁个不善怀春？这是我们人性中的至圣至神。”因此，歌唱情爱是中外诗歌中的一个永恒的主题，古往今来真不知有多少诗人为此而付出过期待、茫然、狂喜、绝望……之情。《涅槃》里的情诗可以说写得是非常动人的。象《真情——爱的真谛》里那种生死之恋，《别这样……》里爱的珍贵、《唯一的夜晚》里爱的深沉、《毕竟我们相爱过》里爱的真挚、《风帆》里爱的执着、《在那个角落》里爱的迷狂，大多让人读后引起一种圣洁之感。我之所以用“圣洁”二字，是由于，从这些诗里我看到清子对人性内美的纯真热望。《别这样……》里她这样抒情：“别将我们的情/淡漠在岁月的长廊/那是我们生命的呼唤/永远在血脉的湍流中喧响。”这样的情爱才是至死不渝的。值得提醒一句：出现在《涅槃》中的那一片情爱世界，大多是从清子对真理人生的感应和体验中派生出来的，其中，有作者的期待、憧憬和向往。但绝不是限于男女情爱，而是扩展伸延到对人民、对生活、对祖国乃至对世界宇宙的情爱。长篇抒情诗《飞翔》最是典型。诗篇告诉我们：只有历尽磨难后获得的心心相印，才是“爱中之爱”，才会“艰难地比翼相携”，去“呼唤世纪地平线上的黎明”。这样一种高品位的情爱，是人们所祈求的人格美的升华。

清子不是个“为赋新词强说愁”的人，她是被内心泛腾着的人生激情推向诗歌王国的。正是这种自发性的创作，也

就决定了情绪的自然流露成为她诗歌风格形成的逻辑起点。情绪的自然流露就是要尊重情绪自身的形态，而这种尊重也就导致清子对自由体诗形的偏好。为了适应她那激越的不羁之情能充分自由地传达出来，她甚至是采用类似楼梯式诗形的。这种诗形十分有利于传达情绪同在的抑扬顿挫，在音乐效果上达到的是旋律化的节奏美。不妨拿《亿万载滚滚烟波》中一个诗节来看看：

站在浪峰的气势上

看

潮动翻卷苍茫的史册

子孙

使前辈的梦

真实了

这里六行诗。前三行分别以“313”三个音组构成的节奏段，后三行分别以“131”三个音组构成的节奏段，完成了一个旋律进程。“313”多音组诗行包孕的节奏段，显示为豪迈型情绪节奏；“131”单音组诗行包孕的节奏段则显示为高亢型情绪节奏。这两个节奏段的组合则形成一个由豪迈向高亢推进的旋律感。这样的自由体诗形可说是真实地体现了情绪内在节奏的。当然，我并不认为清子已自觉地掌握了自由体诗式的旋律化节奏表现规律，应该说她是自发地忠实于情绪的自然流露而达到的，显然地，音乐美效果很佳的很多，但也有混乱的。

读者也许有理由指责《涅槃》中清子的诗歌语言不纯，用

词生涩而古奥，有些句子读来别扭。但我们也有理由这样说：诗歌语言作为诗思内容的载体，比一般文学语言尤显出语言本身就是内容的一部分。因此，清子独特的诗歌语言是受她独特的诗思所决定的，或者说，她是只得用这样的诗歌语言方能真切地传达这样的诗思的。清子的诗思来自于她对宏博、壮阔、矛盾交织的生命对象作痛苦的穿透性把握，以及在这一场把握中她所获得的直觉的奇幻、历史感的扑朔迷离以及真实得到人难以置信的恍惚。正是这些非常情中存在的诗歌世界，决定了清子只能采用非常俗中存在的诗歌语言来表现。这和当年田间在《中国牧歌》、《中国，农村的故事》等生命力特别旺盛的诗篇中所作的语言追求相似。有人说过，“自制新词韵最娇”，这对清子来说是很适合的。我在这里只想提一提她词性活用的语言策略。在《涅槃》中有不少诗句，名词、形容词和动词、副词常常处在互相转换中，如“大自然/活力着我”中的“活力”是名词的动词化；“璀璨壮美着夜空”中的“壮美”是形容词的动词化，“璀璨”是形容词的名词化；“一切/都富于生命地精彩”中的“生命地”，是名词的副词化。这种词性活用导致的陌生化倾向，显然，别有一种审美刺激效果，更能激活想象，实现诗情的深层内涵。这些表明：清子是直接从感觉进入语言把握的，因此她这些“自制新词”特别富有感应生命的原生态真实。

追求诗歌语言独特的构成，目的是更好地铸造意象和浮现意象。清子在诗歌意象化上固而显示出了功力。象如下一些诗句就是很有特色的拟喻化意象表现：“让忘川上只飘浮/星星点点爱的落英/缀饰这吝啬真情的世界”（《毕竟我们相爱过》），“你把宇宙折迭于蝙蝠衣衫/衬托高贵的头”（《唯一

的夜晚》),“朔风/把焰火和年饭醺醉的除夕/送到窗扉”(《除夕夜》),“裸枝上垂挂零星几叶/揉碎的秋”(《秋叶》),“在史卷的回音壁/倾听光明的对答/灵魂遥远地共鸣”(《一本没人读的书》),“我背负/地平线的十字架/向土地底层掘进扎牢!”(《复萌》),“每片叶儿/都荟萃为大百科的注释”(《皇城根的老槐树》),尤其是在《真情——爱的精谛》中这样的诗节:

采撷了一路的孤独
将灰色的呜咽
陈旧在跋涉的跌宕
虚妄的迷雾一次次
劫掠唇上的艳阳
焦黄的光阴
粘滞在指间
弹我寸寸的断肠

真是何等新鲜生动。无庸赘言,这些我边读边随手扎下的诗句,意象是真够丰盈而精巧的,充分显示出清子在诗歌创作中的创新追求。

由这些丰盈精巧的意象激活起来的诗性想象,和由此导致的兴感功能,令清子《涅槃》中的诗篇创造出一片绚丽、深邃的诗歌意境。所谓意境,乃是对意象具体而真切的感兴。这种从意象推向意境的艺术策略在清子创作中的具体运用,首先是她对中国传统诗学的继承,同时也渗透着她对西方新潮诗歌技巧的领悟,我甚至觉得她还多少沾染了点儿超经验象

征的新浪漫意境美！如《夜曲》，就有着她对超经验的意象象征追求，其中这样写：“启扬我多维思的风帆/泛舟于波光粼粼的苍冥/捕捞星星的标本/与亿万光年的/异形家族漫步轻语……”就十分旷远、神幻。《光明的知己》也很有这类特色。另有些诗，是在凝神观照中，一场直觉艺术的追求，那更有现代派的诗歌艺术风貌了，如那首我十分欣赏的《留意过……》：

留意过

大地上一颗饱满的谷粒
足下一块坚实的石头么

面对山峦中的巅峰

宇宙间的星座

海面上的裸岛

呐喊也是沉默

黑夜

蜜色梦的中心是自我

太阳悬在灵魂上时

永恒与瞬息在抉择

这是生命对宇宙的直觉把握。朦胧吗？是的，它幽渺而旷远，飘逸而深邃；但它并没有颓入虚无的迷宫。正是在这些地方，使我强烈地感受到清子的诗人素质和才华，追求创新的胆识和锐进之气。

近年来，诗坛的观念更新，流派纷呈。从总体说来，我以为这些是积极的，值得肯定。但也不能不注意有些诗显示出一种贵族化及反文化的倾向：脱离生活，缺乏时代激情，脱离广大群众所习惯的民族化审美传统。如果把那些“不以为生活欠了他们什么，也没有乱七八糟的使命感”，只对“喝酒、抽烟、跳迪斯科、性爱，甚至有时还酗酒、打架”感兴趣的时髦的后现代派诗人的反文化诗，同《涅槃》作一番比较，后者显然是“属于别一世界”了。

而涅槃过后会有更高境界出现的。那末，让我对清子拭目以待。

1993 年冬浙江大学中文系